

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

田旭东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69)

关键词: 耆夜 饮至 献俘 赋诗

摘要: 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耆夜》一篇, 讲述了武王八年出师戡耆(黎)大胜之后归周, 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饮至”典礼, 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景。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叙述了简文给我们展示的西周初年庆功典礼“饮至”的内容, 正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

KEY WORDS: Qiye Yinzhi Captive offering Poem composing

ABSTRACT: Qiye, one of the recently published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 texts collected by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mentions that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King Wu's reign, the Zhou King launched an attack on Qi. In addition, the text also records the yinzhi ceremony—a feasting in which the King drank and composed poem with his officials—was held at Wendashi, or the temple of the King Wen, after the King returned in triumph.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transmitted texts, this piece of document clearly presents the contents of yinzhi which was practiced on the triumphant ceremony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incarnates the Zhou Civiliza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有《耆夜》一篇^[1], 共 14 支简, 篇题表明为“耆夜”, “耆”古书作“黎”, “夜”通“舍”。讲的是武王八年出师戡耆(黎)大胜之后归周, 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饮至”典礼, 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事。简文正式公布之前, 李学勤曾对《耆夜》做过介绍^[2], 也有学者对该篇简文中的若干问题做过研究考证^[3]。本文仅对其中涉及到的礼制问题再做一点讨论。

何谓“饮至”? 战争胜利结束, 天子要宴享功臣, 论功行赏, 古代把这种“享有功于祖庙, 舍爵策勋”的礼仪称为“饮至”。“饮至”意在庆功, 如《左传》桓公二年云“凡公行, 告于宗庙; 反行, 饮至, 舍爵策勋焉, 礼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解释说, 师返, 于宗庙“祭告后, 合群臣饮酒, 谓之饮至”, 并说明“舍爵”是“设置酒杯, 犹言饮酒”。《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 振旅, 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 饮至大赏。”《孔丛子·问军礼》也说“用备乐飧, 有功於祖庙, 舍爵策勋焉, 谓之饮至。”

实际上“饮至”是古军礼的内容之一, 应属“大师礼”中的凯旋庆功礼。出征还师告至于宗

庙, 献俘, 并在宗庙中饮酒庆贺, 策勋, 指把功劳记在简册上。唐人裴淮《奉和御制平湖》诗“饮至明军礼, 酬勋锡武功。”李华《吊古战场文》: “饮至策勋, 和乐且闲。”都讲的是这一军礼。

在“饮至”礼中, 献俘应该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虢季子白盘^[4]铭文云“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虢季子白……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 执讯五十, 是以先行, 赍赍子白, 献馘于王。”小孟鼎^[5]铭文记周师对鬼方征讨, 斩获众多, 俘人即数以万计。铭文中多次提到庆功用酒, 郭沫若已指出, 这就是“归而饮至”之礼, 在“饮至”礼上, 周王还赏赐给孟以弓矢、干戈、甲冑等^[6]。关于献俘, 传世文献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逸周书》的《世俘》一篇, 即是武王伐纣归来大规模地献捷献俘的记载:

武王遂征四方, 凡憨国九十有九国, 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 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 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武王狩, 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有五、犀十有二、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黑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

三千五百有八。

所献既有俘虏,又有战场上所杀的敌人的首级或耳朵(馘),还有狩猎所获的各类野兽以及以鼎、玉器为主的礼器,其数量巨大,令人瞠目,故称作“世俘”^[7]。

这类例子在《左传》中常见,如隐公五年臧僖伯的一段谏僖公言就已经将饮至的内容讲得很清楚: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又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旂。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伐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

可知在“饮至”仪式上,有献俘献馘、表彰功绩、论功行赏、整饬师旅、演习军威等内容。

《耆夜》简文首曰: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勘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毕公高为客,召公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宝,辛公臣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8]

这段简文讲的是饮至礼的缘起、参与宾客及身份。“毕公高为客,召公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宝,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这里记有客、夹、宝、位、东堂之客、司正几种身份。客,应当就是《周礼·司几筵》和《礼记·丧大记》的“国宾”、《仪礼》之《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中的“宾”,《礼记·乡饮酒义》:“宾者,接人以义者也。”《司几筵》郑玄注引郑众之说,以“国宾”为“老臣”,这很符合毕公的身份。夹可训为介,《仪礼·乡饮酒》有“介西阶上立,主人实爵,酢于西阶上介右”之

类的记载,郑玄注曰“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可知召公奭也是作为宾客,其位置在西阶,当为助宾客行礼者。宝,即主,简文注释曰“据《仪礼》君不与臣抗礼,故诸侯燕礼膳宰为主人。此次饮至之礼,而使周公为主,盖尊毕公。以《燕礼》例之,应为武王席在阼阶上,西面;毕公席在户牖之间,南面;召公为介,辅毕公为礼,席在西阶上,东面。周公为主人,献宾,献君,自酢于君。”司正,《礼记·乡饮酒义》:“工告乐备。遂出,一人扬觶,乃立司正焉。”《国语·晋语一》:“公饮大夫酒,令司正实爵与史苏。”韦昭注“司正,正宾主之礼者也。”可知司正为古代行乡饮酒礼或宾主宴会时的监礼者,这是师尚父在此仪式上的角色。《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可知在这次饮至礼上这几位都在场。位,《说文》和《尔雅·释宫》均曰:“中庭之左右谓之位。”古代宫殿,中庭左右两侧叫做“位”。辛公见《左传》襄公四年,称辛甲,为周大史,在仪式中位于中庭之侧。东堂之客,亦应和“位”相似,言在仪式上所处的位置。作册逸,《尚书·洛诰》有“王命作册逸祝册”、“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此作册逸古书里又称史逸(佚)、尹逸。《国语·晋语四》云文王“访于辛、尹”,韦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周礼·春官》有大史、内史之职,《大戴礼记·盛德》:“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这样来看,“饮至”仪式以周公作为主持者,以师尚父作为监礼者,以毕公高、召公奭为宾客,尹逸、辛甲分别为记言、记事的左右史,仪式的主人当然就是武王了。

小孟鼎铭文和《逸周书·世俘》都详述了这种庆功仪式的入门次序、各宾客在大廷中所处位置以及仪式的整个过程,除献俘、饮酒庆祝以外,还包括在宗庙禘祀先王、赏赐宾客等内容。《耆夜》与之相比,所不同的是简文没有详述仪式的仪节及过程,主要讲的是饮酒过程中武王和周公所赋的诗。

《耆夜》简文接着说:

王咤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恧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

乃从。”王咤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輶乘既饬，人服余不肖；虔士奋甲，系民之秀；方臧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周公咤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鼎鼎》：“鼎鼎戎服，臧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救；王有旨酒，我忧以风，既醉又侑，明日勿稻。”周公或舍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于……月有盈缺，岁有歌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趋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车而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荒；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为良士之方。蟋蟀在席，岁裔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为良士之惧。蟋蟀在舒，岁裔云□，□□□□，□□□□，□□□□□□，□□□□。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为良士之惧。”

简文讲到饮酒间武王和周公都先“爵酬毕公”，向立有战功的毕公敬酒，武王又“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武王又有致周公的诗，题为《輶乘》。其“作歌一终”就是赋诗一首的意思，武王先致毕公、周公诗，周公又回致武王诗，显然是在相互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意愿。简文又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趋降于堂”，讲到周公见蟋蟀在堂，又作了《蟋蟀》一诗，此《蟋蟀》与《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三章有密切关系。二者诗句十分相似，据李学勤介绍，“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耽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9]。这应该就是周公根据当时情景表达自己忧虑之情的即兴之作。

从《仪礼》等文献得知，赋诗颂歌是各种宴享场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仪礼·燕礼》对此记载有：

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纳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执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

……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宾拜酒，主人答拜，而乐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乐阕。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

《乡饮酒礼》、《乡射礼》中也有类似的配乐歌诗的安排，这里有正歌和纳宾之歌的区别，应该说是一种固定的格式。我们从《左传》中可了解到许多这类飨宴场合由主人安排乐歌，以表达对客人的某种意愿，而客人一般也都能理解主人用乐歌所表达的意思，同时还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左传》襄公四年的一段：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谏，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这段讲的是鲁国的叔孙穆子访问晋国，作为对知武子访鲁的回访，晋侯享礼接待，先以钟奏《肆夏》之三，穆叔并不拜谢，又让乐工歌《诗经》大雅的《文王》之三，穆叔还是不拜谢。之后，乐工歌《诗经》小雅的《鹿鸣》之三，穆叔这才拜谢三次^[10]。韩献子搞不明白，叫人去问穆叔，穆叔答道《肆夏》之乐是天子享诸侯之乐，《文王》是两

君相见之乐,我作为使臣,当然不敢接受。而《鹿鸣》是晋侯用以致意鲁君的,我作为鲁国的使臣,怎么敢不接受呢?《四牡》是晋侯用以慰劳我远道而来的,我怎么敢不重拜?《皇皇者华》是晋侯用来教诲我的,我当然要重拜而谢了。作为西周礼乐文化影响最为深厚的鲁国,我们从叔孙穆子的言行即可领略一斑。

除了歌诗以外,赋诗也是宴享之礼的重要内容。歌诗是以歌伴奏而歌咏之,赋诗则无歌伴奏,一般情况下,以口赋《诗经》中的诗句作为相互表达意愿的形式,多种时候它是一种赋诗者根据当时情景而自选诗句来表达意愿的,与纯粹礼仪化的、有固定格式的歌诗不同。在《左传》众多的这类例子中,它还是一种外交辞令,在相互赋诗的过程中包含着实质性的主客应对。

《逸周书·世俘》有“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终”、“王佩赤白旂,箫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箫人奏《崇禹生开》三钟终”等记,如果说这里的《庸大享》、《其大享》为乐名,《武》、《万》为舞乐名的话,那么《明明》则应该即现存《诗》中的《大明》^[11]。《逸周书·世俘》作为传世文献中庆功献俘仪式的最早记载,也使我们看到了赋诗颂歌是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耆夜》简给我们展示了西周初年庆典礼乐饮至的有限内容,或许这时的典礼仪式还没有形成像《仪礼》所记的那样周全完备。即便如此,我们也看到了周人在“饮至”这种重要的典礼活动中雍容典雅的场景,它生动地反映了周人礼乐文化的华贵气象和卓越水平,当时社会上层赋诗

待宾,歌诗言志的风气,使我们对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149-155.

[2]李学勤.清华简《耆夜》[N].光明日报,2009-8-3.

[3] a. 陈致.清华简所见古饮至礼及《耆夜》中古佚诗试解[C]//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 b. 马楠.清华简《耆夜》礼制小札[J].清华大学学报,2010(5).

[4]西周晚期周宣王青铜器,清道光时期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铭文记述虢季子白奉王命征伐西北獫狁族后于周庙受赏的情况。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5]西周早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铭文长达四百字左右,其内容对探讨周初典章制度意义重大。该器已不存,铭文拓本见《两周金文辞大系》。

[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三)小孟鼎[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7]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11.朱右曾云“世、大古通用。世俘者,大俘也。”

[8]本文所引简文均为释后文字,未用原简文中的古字、通假字等。

[9]李学勤.清华简《耆夜》[N].光明日报,2009-8-3.

[10]《文王》之三,杜预注“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绵》。”即《文王之什》首三章。《鹿鸣》之三,杜预注“小雅之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11]李学勤《清华简〈耆夜〉》:“清代惠栋以为是现存《诗》中的《大明》,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已指出《大明》句中有“武王”谥,成篇应该较后。现在看,《明明》或许即是周公这篇《明明上帝》。”

(责任编辑 王辉)